

向我开枪

海上孤岛离奇传说，将不为人知的秘密演变成炙热的杀意

张宝瑞 著

中国当代悬疑小说开山鼻祖张宝瑞
继《一只绣花鞋》热销三百万册之后久违扛鼎力作



中国本土
推理悬疑
代表作

将推理
恐怖、悬疑
高度融合
推向极致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向我开枪

张宝瑞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我开枪 / 张宝瑞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008-6661-9

I. ①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0404号

向我开枪

- 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宋 杨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字 数 270千字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5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001	第一章	洞房受命
029	第二章	绿色尸体
103	第三章	如厕惊魂
179	第四章	寻觅鸳鸯
205	第五章	顺藤摸瓜
231	第六章	不速之客
255	第七章	灯塔炮影
284	第八章	黄粱美梦

第一章 洞房受命

公安人员肖克和夏一琼的婚礼在国庆节举行，这是 1968 年的秋天。

北京城昨夜下了一夜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给那些带有金黄色彩的树木增添了不少清鲜。那些历朝历代留下的红墙绿瓦更加鲜艳夺目，古朴中增加了一些湿润和清丽。

30 岁的肖克一直憨厚地笑着，蓝色的中山装皱皱巴巴的，沾着一些油渍和酒痕。新娘夏一琼比他大两岁，但是显得年轻娇艳。她皮肤白皙，微呈弧形的高鼻梁，红艳艳的樱桃小嘴，两只湛黑的杏核眼，秋波闪烁，娴雅生动，气质夺人。她的前夫——苏联航母科学家瓦西里一年前被梅花党人杀害后，她一度陷入绝望之中，后来在破案中结识了肖克，被肖克的坦诚和勇敢所感动，又坠入爱河，终于有了这幸福结合的时刻。

婚礼显得简朴，一共有 5 桌酒席，除了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，其他都是肖克的战友和同事。凌雨琦穿梭在几个酒桌之间，给他们照相；朱江当主持，龙飞没有来，他去南方办案了。肖克和夏一琼在北京没有亲戚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礼数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也没有按照旧风俗行事，吃过晚宴后，宾客散去，肖克牵着夏一琼的手，进入他们居住的单元楼 5 楼，来到自己的房间。

此时天色已晚，夜幕降临。

这个两室一厅的房间是部里为他们分配的新房，经过简单的装修，

整齐干净，优雅舒适。客厅电视柜上摆着一个黑白电视机，对面是一个长沙发，沙发侧墙上挂着一幅高1米、宽1尺多的镜框，框内镶嵌着毛主席在北戴河站立的照片。南侧有两个书架，书架上摆有《毛泽东选集》《毛主席论公安工作》等书籍。厨房旁边有个工作间，房内有办公桌、木椅和两个文件柜，其中一个文件柜上立有一尊毛主席挥手的石膏像。文件柜的对面是一架旧钢琴，被女主人擦得锃亮，光可鉴人。卧室内的双人木床上带有蓝色杭绣的床罩非常醒目，床头柜上有一个带有花纹灯伞的台灯和一部电话机。双人床的对面是一个大衣柜，旁边有个五屉柜。

夏一琼把肖克扶到床沿坐下来，然后拉上褐色的窗帘，她飞快地吻了一下肖克，朝他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我去洗个澡。”然后走进浴室。

肖克喝得有点儿多了，满脸通红，洋溢着幸福的光彩。他脱下中山服，又脱下皮鞋，换上拖鞋，斜倚在床边，月光落在对面墙上他和夏一琼的结婚照片上。照片上的肖克梳着分头，夏一琼梳着整齐的短发，两个人由衷地微笑。肖克越看越朦胧，自己只有初中学历，娶了这么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漂亮女人做妻子，真是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气。

夏一琼洗浴后走出浴室，换上了一件饰有浅色花纹的白睡袍。她笑盈盈地走来，宛似贵妃出浴，仙女下凡。

肖克站了起来，不由自主地迎上去，拥住了她。顿时香气扑鼻，他有些不能自持。

夏一琼轻轻地推开他，柔声说：“你也去洗个澡，我等你……”

肖克恋恋不舍地离开她，向浴室走去。

浴室内弥漫着水汽，薄荷的香气融化在水汽之中。

肖克小心翼翼地褪尽衣物，望了望自己黑黝黝的身体，然后拧开开关，任凭一股暖暖的急流喷泻到自己的头上、身上。

肖克洗得很认真——把半瓶浴液都用光了，等他用手巾擦干身体

后，才发现一个木凳上摆放着一件深蓝色的睡袍，这是夏一琼专门为他准备的。

肖克穿上睡袍，走出浴室，远远看到夏一琼躺在床上，正惬意地望着墙上的结婚照，脸上喜气洋溢。

肖克涌起一阵激动，快步走入卧室，扑到床上。

夏一琼紧紧地拥住他，用粉红色的脸颊贴住他的脸。

肖克觉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充满了快感，他紧张得不敢大口喘气，眼睛微微闭着，尽情贪婪地吸吮夏一琼身上的香气。

夏一琼是七机部一个研究机构的医生，20世纪50年代结识了苏联到中国援建的航母专家瓦西里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共涉爱河，很快结为夫妻。中苏关系破裂，大批苏联专家撤回苏联，瓦西里为了爱情，毅然留在了中国。但是他又留恋祖国，始终不肯把核动力航母的最新研究成果交给中国政府。为了争取瓦西里，中共党组织发展夏一琼为中共党员，以引导瓦西里放弃此做法。各国情报机构都在寻找瓦西里和他的研究成果。当时瓦西里夫妇秘密居住在东城一个四合院里，可谓险象环生。“反右”开始，夏一琼由于给党支部提意见，被打成右派，放逐到福建省屏南县仙山农场劳动改造，瓦西里也到这个农场陪伴她度过痛苦和寂寞的岁月。各路特工又汇聚屏南，制造了多起事件，黑湖遇冷枪袭击，鸳鸯溪乱石滚下险些丢命，这些让瓦西里夫妇惊骇不已。后来周恩来总理特别批示，安排他们夫妇到北京东城土地庙下坡5号一个四合院居住，不幸的是瓦西里被梅花党头子白薇杀害，但是瓦西里的研究成果藏匿何处一直是一个谜，各方苦苦寻觅都无果，连夏一琼也不知晓。公安部派以龙飞为首的工作组进驻这个神秘的四合院，寻找蛛丝马迹，各路特工也频频光顾。

肖克在蹲守四合院的岁月里，和夏一琼建立了感情。他被对方的正直、娴雅所吸引，夏一琼也喜欢他的憨直、勇敢、坦率和真挚，她觉得自己在失去瓦西里之后，找到了慰藉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龙飞在

翻阅瓦西里的俄文日记中见到一则题目为“抬头见喜”的日记，从中得到启示。他看到瓦西里书房窗外是一棵老槐树，茂密的树叶中有一个喜鹊窝。龙飞爬上十几米高的老槐树，摸到那个喜鹊窝，从窝里摸出一个木匣，打开木匣，发现正是千寻百觅的瓦西里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最新研究论文。

肖克和夏一琼热恋后，始终不敢和她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。在他的眼里，她就是天仙，就是公主，她的气质、风韵，使他一直不敢直视。肖克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，夏一琼出身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，又是医学院毕业，文化差距比较悬殊，形象上肖克更是差得很远。

两人紧紧相拥了片刻，夏一琼用芳唇贴住肖克的脸颊，柔声说：“大骆驼，喜欢我吗？……”

肖克睁开眼睛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喜欢……”

夏一琼将脸侧向一边：“不在乎我以前的经历吧？……”

肖克连忙说：“不在乎，你是我的爱人……”

夏一琼涌出泪水，飞快地脱掉肖克的睡袍，然后褪掉自己的，露出精赤条条的胴体……

肖克惊呆了，这简直是一幅精雕玉琢的艺术品，洁白无瑕，玉润玲珑，只有在西方艺术大师笔下的油画里才能见到。

夏一琼微微笑着，显得有些羞涩，她爬起身来，想去关掉床头柜上的台灯。

肖克轻轻地牵住了她的手，小声说：“不要关灯，我想好好地欣赏你……”

夏一琼平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，像一尾白鱼。

肖克聚精会神地欣赏着……

这时，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。

这铃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。

肖克飞快地拿过电话。

对方是公安部办公厅的值班干部，他对肖克说：“是肖克同志吗？”

肖克回答：“我是肖克。”

“龙飞在普陀山失踪了，部长让你马上来部长办公室，有紧急任务！……”

公安部办公室里，李部长吸着香烟在屋内来回踱步。

肖克和凌雨琦坐在旁边的沙发上，洗耳恭听。

李部长面色沉重，缓缓地说：“最近发现在浙江普陀山有敌台活动，部里派龙飞前去指导侦破。几日前龙飞前往宁波，会同浙江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去了普陀山，住在普济寺旁边的烟波旅馆。两天前的晚上，龙飞独自外出，临行前说要去佛顶山上的慧济寺，一宿没有回来，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找遍全寺，也没有龙飞的踪迹，至今消息全无。省公安厅的电台探测车在普陀山侦察了几天，也没有找到蛛丝马迹，这些天敌台停止了活动。”

李部长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，又点燃了一根中华香烟，烟圈在空间游走。他接着说：“最近我们得到情报说，梅花党派出得力干员会聚东南沿海的舟山群岛，目标是我方刚刚研制成功试水的‘099号’导弹巡洋舰。普陀山离鲨鱼岛、梅花岛一带不远，这种在普陀山一带发现的敌方电波一定和‘099号’导弹驱逐舰有关联。龙飞几日未归，恐怕遭遇了不测……”李部长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。

凌雨琦听到此处，眼泪不禁涌了出来。她的心一直怦怦地跳得厉害。龙飞是她的老上级，又是她一直暗恋的英雄人物，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，她就爱上了他。早在她在公安学校上学时，龙飞的名字就如雷贯耳。龙飞被誉为“中共第一神探”，他英俊、潇洒、博学、机智，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，那时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。为了探听梅花党的内幕，他藏匿于同班女生、梅花党主席白敬斋的二女儿白薇的轿车里，来到南京紫金山梅花党总部。当时梅花党首

领正在前厅开会，布置潜伏撤退事宜。为了拿到梅花党潜伏人员名单，中共地下党员、白薇的丫鬟翠屏在后院放了火，引走敌特，龙飞则孤身潜入前厅白敬斋坐椅之下的地穴，在地穴的墙壁上摘下梅花图画作，从底轴里抽出梅花党潜伏人员名单。没想到名单涂有磷料，遇到空气即燃，化为灰烬。此时外面枪声大作，龙飞钻入画后地洞，来到后山。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柯原率领的游击队在此接应，龙飞乘坐一辆吉普车奔向苏北解放区，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。南京解放后，他和华东野战军首长一同来到紫金山半山腰那一排白色小楼（南京紫金山梅花党总部）前，只见那里已被炸成一片废墟，残墙颓壁，面目皆非。

白薇不见踪迹。

梅花党主席白敬斋、副主席黄飞虎等一千匪徒也如鸟兽散。

翠屏随同柯原等人也从此下落不明。

梅花党成立于1948年，是蒋介石为了战略退却，取代中统、军统专门潜伏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一个新型严密的特务组织，直接领导人便是蒋氏父子。将此组织命名为梅花党，一则是梅花开在凄冷的冬天——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，有坚韧坚忍之意；二则是国民党党徽即是梅花造型。梅花党主席白敬斋是蒋介石谋士，中统出身，浙江人；副主席黄飞虎是行伍出身，军统少将，山东人。白、黄各成体系，互有矛盾，互相牵制。白敬斋有3个如花似玉、各怀绝技的女儿，长女名白蔷，次女名白薇，小女名白蕾。黄飞虎有两个多情妩媚、风韵十足的女儿，长女名黄桢，次女名黄妃，这5个小姐号称梅花党的5朵梅花，是联络员。白敬斋的妻子名梦韵，是白蔷的生母，正在台湾出家为尼。大姨太蔡若媚，原是军统少将，是白薇的生母，已被我方击毙。二姨太王璇是白蕾的生母，几年前被白薇害死。黄飞虎的大姨太名林蔷薇，山东临沂美人，是黄桢的生母。二姨太林莺晓，是黄妃的生母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隐居在北京朝内大街的一个杂院，嫁给残

疾军官为妻，潜伏下来，制造在教堂自缢而死的假象，后来企图刺杀1965年返回祖国大陆的原国民党上将李正人，被我方侦破击毙。黄飞虎还有个三姨太桥本阿菊，是日本人，日本阿菊特工组织骨干，是黄飞虎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时，在东京银座舞会上相识的；解放后她长期潜伏长春，与一个车夫结婚，以后藏身在北京东城粮钱胡同13号凶宅、梅花党秘密据点地穴中，由于顽抗被我方击毙。她和黄飞虎相交生下的私生女稻春阿菊在日本北海道长大成人后，参与破坏我国建设的阴谋行动，被我方击毙。

梅花党人一般是单线联系，多是沉鱼落雁之貌的美丽年轻女子，每个人身上都有梅花文身，或在肚脐、臀部、乳沟、背部，或在腋窝、脚心、手掌、阴部，只要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研制的一种秘密药水轻轻涂抹，小巧精致的梅花文身便会浮现。有的成员在旗袍上缀有梅花图案、皮包上缀有梅花纹饰，或者戴有梅花徽章等。梅花党人的接头信物是饰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，最高接头信物是白敬斋的大姨太蔡若媚亲手绣的一双绣花鞋，其中一只在白薇手里，另一只则在打入我反谍机关的副部级干部叶枫手里，叶枫后被我方击毙。梅花图正图消失后，还有一幅幅图不知所终，其实它就藏在白薇的皮肤上，只要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研制的那种药水涂抹在白薇的身体上，就会显现出来，这种药水一度掌握在叶枫手中。只要两只特定的绣花鞋相遇，又能说出暗语，便能接上头。

白敬斋有个管家叫金老歪，在香港开赌馆。黄飞虎有个副官叫老雕，在江湖上飘浮不定，来去匆匆。黄飞虎的大女儿黄栌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在大连市潜伏，白蕾因为与她争夺核潜艇图纸，在老虎滩公园将她杀害，并造成奸杀的假象，由此黄家与白家结怨更深。黄栌曾经在1950年至1959年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担任梅花党特工培训班教务长，每年负责培训20名高级特工，其中10名女特工、10名男特工。这些人受训两年，毕业后奔赴世界各地。

这5朵梅花的背景各有不同，白蔷的背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。白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潜伏在大陆，是梅花党中国大陆地区的负责人。她潜伏在山西五台山台怀镇，与一个柯姓教师结婚，“反右”时，她伪装跳河自杀，躲进五台山出家为尼，蓄机再起。蒋介石在1963年叫嚣反攻大陆，白薇率领大陆潜伏特工暗杀中共干部、炸毁著名桥梁、盗取机密文件、积极发展党员。在与叶枫接头时被我公安人员围捕，裸身驾车西逃。被龙飞追至一处悬崖，无处可逃，跳崖而去。她落在一棵老树上，被一个看林人救了。这个看林人是地主出身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。他精心照料重伤的白薇，使她痊愈。为了感激和利用看林人，白薇与他同居。后来看林人帮助她逃出老林，为了灭口，白薇将那个看林人杀害，游走江湖，兴风作浪。

凌雨琦的父亲是老红军，军衔中将，现任总参顾问。她从小崇拜英雄人物，遇到龙飞，暗生情愫。在龙飞的精心培养下，她进步很快。因为当时龙飞有妻子南云，夫妻恩爱，患难与共，龙飞只把她当作小妹妹小心呵护。凌雨琦聪明善良，只好和龙飞保持一定距离，把爱深埋心底，但是龙飞的身影总在梦中浮现。去年南云英勇牺牲，凌雨琦失去这么一位可亲可敬的同事和战友，深感悲痛。以后，她对龙飞的爱欲又浮现出来，盼望着能成为他的妻子，成为他形影不离的生活和工作的伴侣。可是她不敢向龙飞表达，因为她深知龙飞对妻子南云的爱有多么深沉，没有重新组成家庭的热望。每当她在办公室和龙飞的视线相遇，看到龙飞眼角又增添几丝皱纹时，她的满腹倾吐又被压了回去。

她太爱龙飞了。

可是龙飞是不是也这样爱自己呢？

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从龙飞的目光里，她看到的是由衷的微笑，至少龙飞不讨厌这个比他小15岁的小妹妹。

肖克这时眼睛已经泛红，心底就像冰窖，冷飕飕的。龙飞是他的上级和战友，多少次他们彻夜长谈，把盏高歌。早在大连市公安局一起工作时，龙飞这位良师益友，就总是娓娓地同他讲古今中外的精典破案故事。他在和白堤分手深深陷入失恋的痛苦旋涡中时，龙飞带他来到颐和园昆明湖划船谈心，给他讲宇宙史、天体史、生物史和人类社会发 展史，讲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让他转移注意力，摆脱痛苦。龙飞比他大 9 岁，就像老大哥一样，关心他，爱护他，培养他，教他学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特工人员。

如今龙飞下落不明，怎么能不牵动肖克的神经呢？新婚的喜悦云消雾散了，肖克眉头紧皱。

李部长最后说：“今天夜里你们就坐飞机飞往宁波，然后乘船去普陀山普济寺旁的烟波旅馆，与省公安厅的同志会合，迅速展开破案工作，查找龙飞同志的下落，破获敌特电台，掌握敌特的阴谋，将敌特一网打尽！……”

肖克和凌雨琦来到普陀山普济寺旁边的烟波旅馆时，已经是次日上午 10 时多了。浙江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绩东和周楠与他们见了面。

绩东今年 26 岁，是侦察处副处长；周楠 23 岁，是一个女公安人员。

绩东向肖克和凌雨琦介绍了有关情况，肖克和凌雨琦一边认真地听，一边迅速在本上记录着。

普陀山和五台山、峨眉山、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，这四大名山各自尊崇一位菩萨，五台尊文殊，峨眉尊普贤，九华尊地藏，普陀则为观音道场。普陀山名得自佛经，佛经中记载，普陀洛伽山是观音菩萨说法道场。普陀作为佛教名山始自宋代，独尊禅宗，代有兴衰。元代书法家赵松雪有诗云：

缥缈云飞海上山，挂帆三日上潺湲。

两官福德齐千佛，一道恩光照百蛮。

涧草岩花多瑞气，石林水府隔尘寰。

鰲生小技真荣遇，何幸凡身到此间。

由于龙飞临行前曾说过去佛顶山，因此肖克和凌雨琦在听完绩东的介绍后，匆匆吃了面条，奔往佛顶山。

普陀山山峦叠翠，奇洞怪石，古木参天，琼楼玉宇，巍峨殿堂，悬峙于大海之中，海上列岛斑斑点点，星罗棋布。

一路上凌雨琦都在听肖克讲述普陀山的来历，肖克说：“普陀山位于浙江省东部海中，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，岛呈菱形，以西北部的佛顶山为最高。普陀山有普济寺、法雨寺和慧济寺三大名寺，普济寺也称前寺，在唐五代后梁时期就有遗迹。法雨寺也称后寺，开创于明代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这一年麻城僧人大智真融从西蜀来到此山，结茅居住，布法讲经。慧济寺在佛顶山上，又名佛顶山寺。明代僧人圆慧在榛莽之间发现石上刻有‘慧济禅林’四字，于是在此创立慧济庵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圆慧禅师的八世弟子普顺重建庵院，其后兴废无常。以后禅宗临济派正宗能积禅师偶然来到此地，扩庵为寺，声名远播。”

凌雨琦说：“肖克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肖克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没看见我在飞机上捧着一本小册子？那是有关普陀山的介绍。普陀山历史悠久，早在4000年前此处便有人居住。秦代有个叫安期生的文人，因避战乱来到此山修炼。唐宣宗年间，有个印度僧人来到此山，他在洞中燔尽十指，亲睹观音，从此这里便成为观音菩萨的说法道场。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王舜封奉皇命出使朝鲜，到普陀山时遇到风浪。他叩头祈祷观世音保佑，果然风平浪静，顺利出访。回京后他把这件事禀告宋神宗，神宗由此赐名此山为宝陀，敕建宝陀寺，尊奉观世音，普陀山自此香火大盛。元代对普陀山多有赐给，元统二年（1334年），普陀山曾经接受王臣赐银修建

了多宝塔。明代佛教大兴于世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普陀山主刹圆通宝殿奉皇帝之命修建。清代康熙年间，康熙皇帝下令修建普济、法雨两个寺院。普陀山香火最旺时有僧人3000多名。近年来由于‘破四旧’，僧人大减，香火也随之弱了。”

肖克和凌雨琦来到佛顶山上时，天色已晚，慧济寺掩映在一片竹林之中，显得清幽秀丽，周围有碧海环绕，涛声阵阵，如身临仙境。东南方是白华顶，上有做海上船标的天灯。

寺门洞开，肖克和凌雨琦走进寺院，正遇到一个小僧在走快步，肖克上前问：“住持在哪里？”

小僧打量着二人，问：“找住持做什么？”

肖克回答：“我们是公安部的，找住持有重要的事情。”

小僧引二人穿过天王殿、大雄宝殿，来到后院的方丈室。走进屋内，只见桌前坐有一个老僧，正在翻阅经书。

肖克正要说话，老僧已站起身来，揖首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肖克递上介绍信，说明来意。

老僧请二人坐下，让小僧去倒茶水。

他缓缓地说：“前几日来过一个40来岁的男人，行为诡秘，像是远道而来，风尘仆仆，他对每个殿堂都看得十分仔细。”

肖克请老僧形容那个男人模样，老僧缓缓说道：“国字脸，英气逼人，身材高大，气宇轩昂，讲一口普通话。”

肖克思忖：定是龙飞。

凌雨琦急急地问：“他是上午还是下午来到寺院的？”

老僧回答：“也是这个时辰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肖克问。

“在寺院待了有半个时辰，从后门出去的。”

“后门在哪里？”

老僧领二人穿过藏经阁，来到西北一个紧闭的角门前。老僧打开角门，外面是一片松林，夜色朦胧，云遮雾绕，路径不辨。

肖克问：“寺院后面还有什么建筑吗？”

老僧指着远处说：“沿着这条小路，走一里多地，有个绿梅庵。庵内住有几个尼姑，你们可到那庵中看一看。那个男客也可能去了绿梅庵。”

肖克和凌雨琦趁着月色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往，仿佛穿梭在云雾之中。

周围弥漫着树叶的湿气，走了约莫1里地，果然看到一个精致小巧的庵院，朱门紧闭，上书“绿梅庵”3个隶书题额。两侧围墙有竹林掩映，门口左侧有一株高大的普陀栌树。

肖克上前叩门，不一会儿，寺门开了一道缝儿，伸出亮闪闪的光头，一个秀丽的年轻尼姑说：“天色已晚，闲人免进，僧人们该歇息了。”

肖克递过介绍信，说明来意。

小尼姑看了看信，说：“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禀报住持。”说完，关上庵门，只听见远去的脚步声。

一忽儿，庵门开了，一个30多岁的尼姑和小尼姑现于门前。

“公安同志，辛苦了，快进屋坐。”

这是一个小跨院，穿过上斋堂、佛堂，来到后院的厢房，房内烛光摇曳，布置整洁；外屋算是个客厅，一个木桌，几把木椅，桌前壁上有一幅“达摩面壁”的轴画，里屋是卧房。

尼姑请肖克、凌雨琦在木椅上坐了，让小尼姑上香茶，她坐在对面的一个瓷凳上。

肖克问：“师父怎么称呼？”

尼姑回答：“就叫我妙玉法师吧。”

只见她眼睛清澈如水，略有些黑的脸蛋透出灵秀之气，身穿褐色

长袍，端坐如钟，说话有条不紊。

肖克说：“妙玉法师，前几日晚上可有一个 40 来岁的男人来过此地？”

妙玉回答：“我们绿梅庵是个小庵，只有 4 个尼姑，平时专心念经求佛，不对外开放。这里从来不接待外人，没有见过你所说的宾客。”

凌雨琦说：“刚才我们去慧济寺，听住持说，几日前的晚上，有个男人从寺院后门出来，好像到这里来了。”

妙玉淡淡地说：“可是我们并没有见过这个男人啊，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在小庵里查一查。如果说天色已晚，他或许迷路，这里到处是悬崖峭壁，不会失足落入大海吧？”

凌雨琦听了，心里“扑腾”一下，眼圈顿时红了。

肖克又问了妙玉一些问题，但都没问出什么结果，于是他站起身来说：“妙玉法师，您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了，那就带我们到各屋去看一看吧。”

妙玉点头称是，便引他们二人逐屋查看。

这是典型的一个四合院，院内栽有青竹、桂花、梅花。北屋是个佛堂，供奉着观世音菩萨。两侧有功德堂和客堂，功德堂内一个年轻尼姑正在念经。

后院两侧是尼姑的卧房，卧房内布置简单，一张单人木床，两把木椅，一张木桌，一个衣柜，墙壁上贴着佛家格言。

妙玉又引二人查看了厨房和藏经室，走过一个垂花门，听到“哗哗”的水声。

肖克忙问何故。

妙玉说：“那是浴室，有尼姑正在那里洗浴，你去不合适，让这位女公安进去看一眼。”

妙玉带着凌雨琦来到后院东南角那间浴室，只见水汽朦胧，一个